

2018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8NDJC314YBM)

元末明初“婺学三家” 思想特色及影响

彭旭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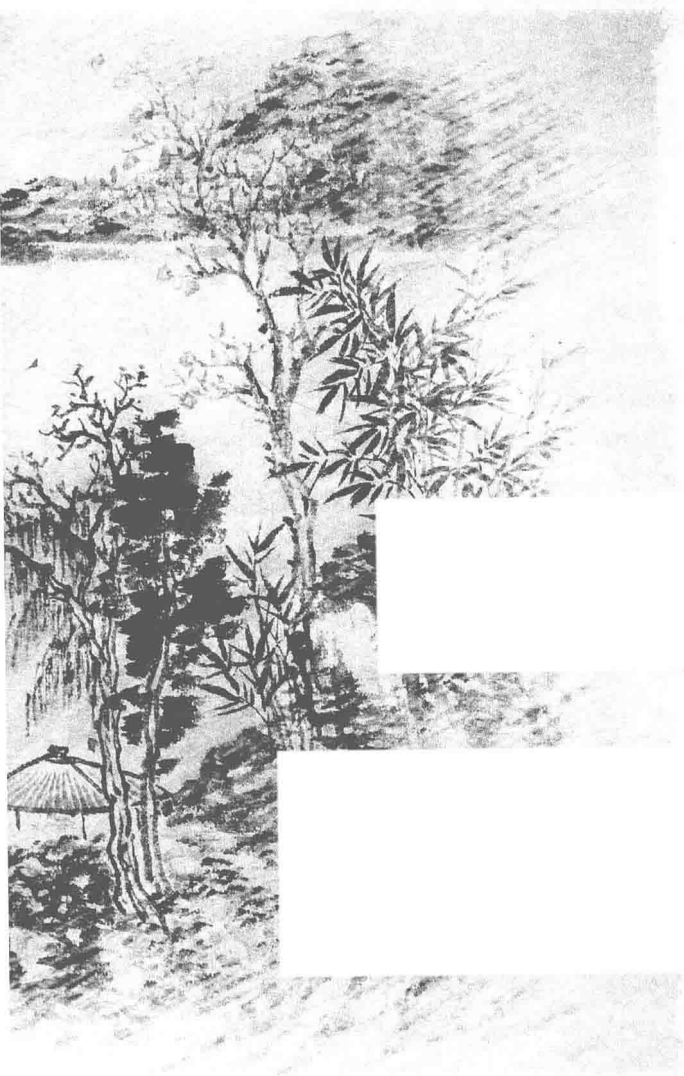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2018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8NDJC314YBM)

元末明初“婺学三家” 思想特色及影响

顾旭明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末明初“婺学三家”思想特色及影响 / 顾旭明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178-3047-4

I. ①元… II. ①顾… III. ①儒学—研究—金华—元代②儒学—研究—金华—明代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8124 号

元末明初“婺学三家”思想特色及影响

YUANMO MINGCHU WUXUE SANJIA SIXIANG TESE JI YINGXIANG

顾旭明 著

责任编辑 王黎明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49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823703,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90 千

版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3047-4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第一章 元末明初“婺学三家”	001
一、元末明初“婺学三家”界说	007
二、“天机流动”学术论辩：元末明初“婺学三家”泾渭分明	017
第二章 许谦之学：金华朱学的绪	027
一、许谦学术思想	033
二、八华讲学：教育思想及学派形成	055
三、许谦弟子学术思想简述	063
四、结论	084
第三章 陈樵之学：慈湖余绪姚江先导	093
一、陈樵学术渊源	099
二、陈樵学术思想及特色	129
三、陈樵弟子的学术思想	165
四、后世学者对陈樵学术的评价	172
第四章 宋濂之学：吕学中兴之中坚	177
一、宋濂学术渊源	182
二、宋濂学术思想及特色	196
三、宋濂学侣及弟子的学术	225
四、结论	245
第五章 天机流动：三家论辩争锋及其意义	251
一、“天机流动”论辩活动综述	253
二、论辩文献整理及点校	261
三、“天机流动”论辩的学术意义及影响	270

元末明初“婺学三家”

第一章

历史上的婺学,是一个多层次却十分清晰的概念。综合各家所言,其大致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指由吕祖谦创立的学术。这是一个纵向的就学脉而论的概念。二是指南宋以降某一特定时期内发生在婺州的各种主流学术。这是一个横向的地域性学派概念。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说斋学案》中云:“(南宋)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①全氏此处的“婺学”,显然是指南宋乾淳之际发生于婺州的各派主流学术。其实,比全氏更早的王祜对此就有论:

自吾婺而论之,宋南渡后,东莱吕氏绍濂、洛之统,以斯道自任,其学粹然一出于正;说斋唐氏则务为经世之术,以明帝王为治之要;龙川陈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学,而以事功为可为;其学术不同,其见于文章亦各自成其家。^②

这便是以地域而论的南宋“婺学三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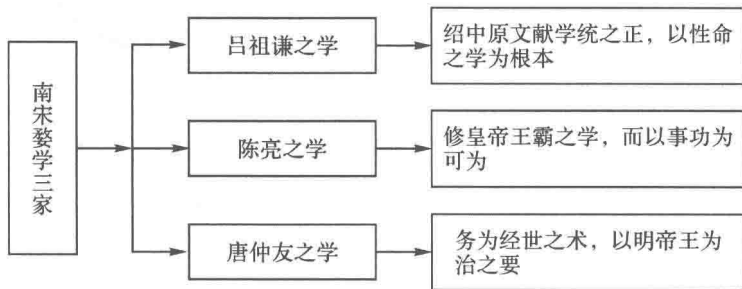


图 1-1 南宋“婺学三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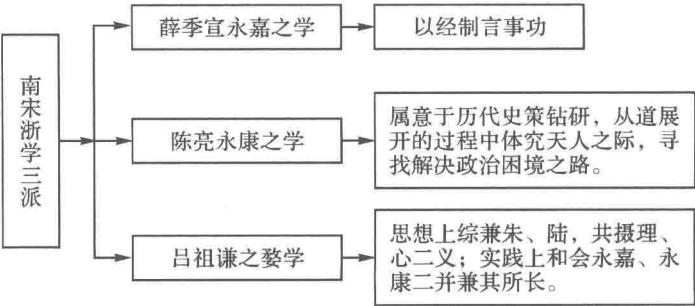
而当代学者董平先生在《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一文中,

^①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六〇《说斋学案》,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954 页。

^② 王祜:《宋潜溪先生文集序》,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 4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82 页。

开篇即云：

南宋浙学与朱熹理学及象山心学同时并盛，倡言事功，务去空言，将道德性命的一般追寻普遍贯彻于经史之学的实证性研究，展现出了与朱、陆之学既有内在联系而又在目的的最终归属上与其异趣的学术风貌，从而为当时学界别开生面。薛季宣实开永嘉学术以经制言事功的传统；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则属意于历代史策的钻研，希冀从道所展开的历史过程中体究天人之际，而为其时代之现实的政治困境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吕祖谦之婺学则展开更为深广的思维向度，以其博雅的胸怀，既在哲学思想上兼综朱、陆，共摄理、心二义，又在学术实践上和会永嘉、永康而并兼其所长。故吕氏之学既为南宋浙学之共同的基本精神的典型代表，而又足以与朱、陆之学相鼎立。^①



资料来源：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
图 1-2 董平南宋浙学三家

可见，董平此处的“婺学”似专指吕祖谦学术。它为南宋浙学之共同的基本精神的典型代表，而又足以与朱、陆之学相鼎立。

全祖望云：“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

^① 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 10 辑，2011 年，第 192—243 页。

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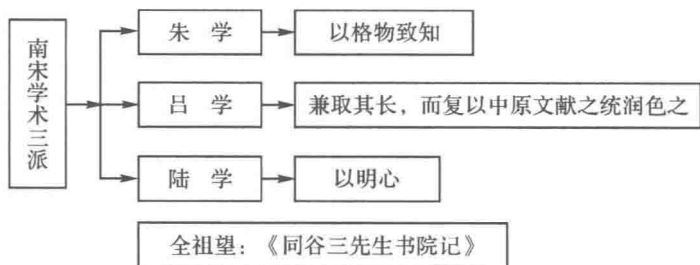


图 1-3 南宋学术三家

而张晶在《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一文中称:

“婺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有着很强的复合性的内涵。吕祖谦的“吕学”,固然可说是婺学的重要端绪,但吕学不能代表婺学的全部。陈亮的事功之学、王应麟的文献考证之学、“北山四先生”由黄幹所传的朱学嫡传,乃至柳贯、黄潜和宋濂等以理学的根基的文学,共同构成了婺学的学术内涵。^②

本著对“婺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基本采用张晶的观点。因此,本著所称的“婺学”,是指元末明初发生在婺州的各派主流学术。所谓元末明初“婺学三家”,主要是指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朱学、以陈樵为代表的金华心学和以宋濂为代表的金华吕学。

徐远和认为,“元代理学发展可划分三个时期:元灭宋以前,为理学传播期;自元灭宋至英宗新政前后,为理学学派形成期;自泰定帝至元朝灭亡,为理学停滞期。”^③也就是说,泰定四年(1327)至元朝灭亡,即明朝洪武元年(1368),这 41 年时间内,为元理学停滞时期。而历史学上的“元末明初”,是指由顺帝妥懽帖睦尔(1320—1370)即位开始,至明朝太祖朝为止,即元统元年癸酉(1333)至洪武十三年庚申(1380)。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

① 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鮑琦亭集外编》卷一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46 页。

② 张晶:《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中国文化研究》2003 年秋之卷,第 101—109 页。

③ 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5 页。

一阶段：顺帝即位至群雄起事之前（1333—1350）；第二阶段：群雄起事至朱元璋即位前（1351—1367）；第三阶段：太祖即位后（1368—1380）。可见，“元末明初”是指元统元年癸酉（1333）至洪武十三年庚申（1380）。这一时期内，征战不断。自泰定二年（1325）发生河南赵丑厮、郭菩萨起义始，元惠宗至十一年（1351）即发生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元朝统治阶级内部却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因此加速了元朝灭亡的进程。至正十六年（1356）到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占领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率领下，于1368年8月攻陷元大都，元惠宗北逃，元朝在全中国的统治结束。这一时期，也是元代理学停滞时期。

元末婺州，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历史背景所在。它是朱氏集团较早控制的区域之一。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朱元璋以金陵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至正十八年（1358）三月，朱元璋部将李文忠、邓愈、胡大海率军从徽州攻入浙江，占领建德，改建德路为建安府，设立德兴翼元帅府，留李文忠镇守。十月，胡大海引兵攻克兰溪，在兰溪建立宁越翼元帅府。《续资治通鉴》载：“十月辛未，吴将胡大海取兰溪州。先是，大海至婺之乡头，擒万户赵布延布哈等，平其五垒。是日，进攻兰溪。官军千人出战，败之。克其城，廉访使赵秉仁等被执。立宁越翼元帅府。”胡大海占领兰溪后，先派兵驻守各战略要地，然后进攻婺州。婺州城在帖木烈思、石抹厚孙坚守下，胡大海久攻不克，回兰溪筑城防守，战事呈胶着状态。朱元璋亲自出马，率十万大军，冒着严寒，经徽州南下，至德兴东折，于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终于攻克婺州。

朱元璋兵克婺州，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寻复改为金华府，并在这里设置中书行省。朱元璋的老乡王宗显成为明朝首任金华知府。据明初金华人刘辰的《国初事迹》载：“胡大海克严州，得儒士王宗显，问系乌江人。及大海克兰溪，进攻婺州不克，回兰溪筑城守之，太祖至兰溪，大海以宗显见，太祖曰：尔与我同乡里，正济所用。”又“命宗显潜至婺州城察听事体，宗显到于近城五里旧识吴世杰家，察得城中守将各自为心，回告。太祖甚喜。太祖曰：我得婺州，令汝作知府”。王宗显任知府后，奉朱元璋之命开办郡学，招罗士人。婺州儒士许元、叶瓚玉、胡翰、吴沆、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翼、

戴良、吴履、张起敬、孙履诸儒被诏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讲说经史，敷陈治道。辟范祖幹、叶仪。据《明太祖实录》载，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①。同时，又征王祹为中书省掾史，商略机务。朱元璋对他“礼之甚，每见，称子充而不名。间与言文章，辄称善”^②。

元末婺州儒子，至少于至正十八年（1358）即随朱元璋实际控制婺州，而以明初学术思想主流的姿态，结束了元政府的影响，提前进入明朝政权的势力范围，并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除开历史机遇，这与元代婺学的发展和成就密切相关。

一、元末明初“婺学三家”界说

全祖望在《宋文宪公画像记》中云：“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至公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③全氏此元末明初“婺学三变”论，几成历史定论。而事实上全氏此论，颇存商榷处。

王祹曾云：“宋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婺实吕氏倡道之邦，而其学不大传。朱氏一再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又传之金履祥氏、许谦氏，皆婺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嫡。”^④王祹此说道出了这样一个史实。金华虽为“婺学”（主要指吕学）发祥地，但自宋末以来婺地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却是朱学。这与朱熹高弟黄幹有关。黄幹传朱学于婺州的何基、王柏，再传之金履祥、许谦。何基、王柏是北山学派开创者，处于元代初中期的金履祥、许谦则是北山学派干城，正是金履祥、许谦的努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

② 王祹：《王忠文公集》卷首，见王崇炳：《王忠文公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1页。

④ 王祹：《宋太史传》，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7页。

力,使金华朱学进入鼎盛时期。因此,元际的婺州,朱学遂成显学,而吕学反而日见衰落。

许谦为北山学派干城,金华朱学于元代的主要彰显者。许谦之学出自金履祥而上接黄幹,为朱熹嫡传的第四代弟子。全祖望在《北山四先生学案·序录》中说:“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今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①《元史》则称:“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歿,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嫡。”^②《元史》为婺州文人宋濂、王祎辈所作,因而,“金华朱学至许谦益著”之论,当为比较公允的史家定论。黄潛说:“学者推原统绪,必以三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为朱子之传。适文懿许公出于三先生之乡,克任其承传之重。三先生之学,卒以大显于世。”^③黄百家亦称:“北山一派,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是数紫阳(朱熹)之嫡子,端在金华也。”^④因此,从学脉上看,金华朱学是朱熹理学的嫡传,而许谦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许谦上承金履祥而又将金华朱学发扬光大,达到及门弟子“千余人”的金华朱学的鼎盛时期。^⑤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朱子学派,是与以许衡、赵复、刘因为代表的北方学派,以吴澄为代表的江右学派齐名的元代三大学派之一。^⑥

许谦满腹经纶,却拒绝做官。地方官多次举荐,他都推辞而不受。《元史》载:“廉访使刘廷直,副使赵宏伟,皆中州雅望,于谦深加推服,论荐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义者,前后章数十上,而郡复以遗逸应诏;乡闾大比,请司其文衡,皆莫能致。”^⑦他虽一度被浙东廉访副使赵宏伟邀请致金陵舍馆讲学,但第二年就返回原籍,隐居东阳八华山中。在八华山上,开门讲学,学者座

①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25页。

② 宋濂:《元史·许谦传》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20页。

③ 许谦:《许白云先生文集·元史载白云先生行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9页。

④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立华点校:《宋元学案》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27页。

⑤ 刘海泉:《许谦与金华朱学》,湖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10页。

⑥ 秦志勇:《中国元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⑦ 宋濂:《元史·许谦传》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18—4319页。

无虚席，“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百舍重趫而至”^①。“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随其材分，咸有所得。达官富人之子，望间而骄气自消，践庭而礼容自伤。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②

许谦八华讲学时学生达千余，及门比较著名的弟子也有40多个。其中揭傒斯、朱公迁、欧阳玄、方用“同游于许白云之门，以羽翼斯文相砥砺，时称许门四杰”^③。只可惜，许谦弟子大都以文学显世，如揭傒斯者，其文与柳贯、黄溍、虞集齐名，“天下称为‘四先生’”^④。诚如黄百家所云：“白云高第弟子虽众，皆隐约自修，非岩栖谷汲，则浮沉庠序州邑耳。如子长、正传，文采足以动众，为一世所指名者，则又在师友之间，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云非得子长、正传，其道又未必光显如是耳。”^⑤尽管许谦“流于章句训诂”，于金华朱学无多发明创新倾向，其弟子亦有“流而为文”之嫌。但这与当时的时代学术趋向有关。元仁宗在位期间(1311—1320)，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学。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接受李孟“科举得人为盛”建议，决意开科举取士。并规定考试程式：“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⑥同时，元仁宗还决定“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⑦。由是朱学成为官方显学。但是，元代理学一旦被奉为官方学术而具有权威性，它的发展就趋于停滞了。^⑧

许谦卒于至元三年(1337)，其时已属于元代理学停滞前期。但许谦对金华朱学的发扬和传播，超过了何基、王柏、金履祥，对元代理学有很大的影响。^⑨这是不争之事实。许谦作为朱学传人，他对朱熹经典进行重新疏义、

① 许谦：《许白云先生文集·元史载白云先生行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9页。

② 宋濂：《元史·许谦传》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20页。

③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72页。

④ 同上书，第2759页。

⑤ 同上书，第2761页。

⑥ 宋濂等：《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⑦ 宋濂等：《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⑧ 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⑨ 刘海泉：《许谦与金华朱学》，湖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引申发挥,不但完善了朱熹的经典,正如四库馆臣对许谦《诗集传名物钞》评价:“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遗。”^①同时使朱熹的著作更加容易理解,扩大了受众面,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理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名物训诂在许谦等人的重视下,金华北山学术渐渐流于训诂,正如徐远和先生所说:“北山学派固然至许谦而显,然亦因许谦而衰败”^②。但北山学派继承程朱道统意识,传道、讲学不断,门徒众多,成为元代朱学的重要一支。黄宗羲云:“晦翁(朱熹)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并庆、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③在北山学派尤其是许谦的影响下,朱学在婺州传播发展,成为元代朱学的重要力量,为元代理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至于对全氏“至公(宋濂)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之论,董平认为,“不拘门户而博贯诸家,原为婺中学术之传统,……许谦、柳贯亦皆深于释氏之旨,洞贯其蕴,因此即便婺中之学有所谓‘流于佞佛者流’之一变,亦不自宋濂始。故全氏之所谓‘婺学三变’之论实并不确切,而以‘佞佛者流’归于宋濂,则尤不恰当”。宋濂实以振兴吕氏之学为己任,“奋然思继其绝学”,无论从这种思想动因而言抑或从其学术之最终成就而言,谓其私淑吕祖谦,均非过情而能得其实。^④

对此,与宋濂最相契的王祚有云:

初,宋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婺实吕氏倡道之邦,而其学不大传。朱氏一再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又传之金履祥氏、许谦氏,皆婺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嫡。景濂既间因许氏门人而究其说,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思继其绝学,每与人言之,而深慨之。识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盖本

① 永瑆、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诗集传名物钞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6页。

② 徐远和著:《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③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六《东发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84页。

④ 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10辑,2011年,第192—243页。

于圣贤之学，其自任者益重矣。^①

王祹认为，宋濂因北山四先生皆为婺人，其传却为朱学，而担忧“吕氏之传且坠”，即“奋然思继其绝学”。婺州乃吕祖谦倡道之邦，而至宋末元初，朱学大盛，吕学却不传，作为婺州学者，王祹与宋濂一样，决然奋起，决心“继其绝学”。此“绝学”，实吕学也。可见，宋濂实以振兴吕学为己任。

宋濂之学，出自黄潛、柳贯、吴莱、闻人梦吉四家。而此四家又同出北山学派，上可以溯黄幹而达朱子，是为金华朱学的绪。全祖望在《宋文宪公画像记》中云：

文宪之学，受之其乡黄文献公、柳文肃公、渊颖先生吴莱、凝熙先生闻人梦吉。四家之学，并出于北山、鲁斋、仁山、白云之递传，上溯勉斋，以为徽公之世嫡。^②

其实，全氏“四家之学，并出于北山、鲁斋、仁山、白云之递传”一语，过于粗疏。查考《宋元学案》，柳贯确为金履祥门人，亦为许谦同门。闻人梦吉之父闻人铎曾游于王柏之门。

王柏曾执丽泽师席，由此其经世致用之志益明。他曾云：

某窃惟吾儒之学，有体有用，其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氏之书，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则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齐家固在我所自尽也，治国平天下，盖有不得已起而从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③

王柏认为儒家之学，学有体用，其体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氏之书”。由此可见，他是推崇经书的。他还认为，就用而言，齐家可以有“我所

① 王祹：《宋太史传》，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7页。

②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宋文宪公画像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1页。

③ 王柏：《上王右司书》，《鲁斋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自尽”，治国平天下“则非可自求”，而委诸天命。他主张学虽以达体为根本，然体无用则不显，故必以用的显扬为本体开显之途。因此，王柏之学，源于朱、吕。他要求究体以达用，将学问的本身价值延展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事业，实乃与浙东史学派之根本义旨深相契合，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视为吕氏究史以明通变、务求开物成务之学术精神的延续。^①

可见，闻人梦吉之学，由家学而源肇王柏，以直接吕学。而闻人洗又以春秋之学见长。闻人梦吉受学家庭，手抄《七经传疏》，闭户十年，洞究奥旨。因此，闻人梦吉擅春秋，且好训诂传疏。可见其学很难说是北山嫡传。

柳贯虽受学于金履祥，却于春秋之学颇着功夫。其著有《近思录广辑》三卷。柳贯虽颇擅文章之名，但实于经史之学造诣极深，亦夙负经济之志；其既师从金履祥，游于方凤、吴思齐等人之门，而又得李心传之史学端绪，谙熟于历代典制及当代史实与文献渊源，实亦深得于浙东史学派（吕学）之学术精神。^②

故柳贯之学，乃纵贯经史、博通百氏而又独擅于辞章，晚年又以理学为归宿。宋濂称其“读书博览强记，自礼乐、兵刑、阴阳、律历、田乘、地志、字学、族谱及老、佛家书，莫不通贯；国朝故实，名臣世次，言之尤为精详。……为文章有奇气，春容纤徐，如老将统百万雄兵，旗帜鲜明，戈甲焜煌，不见有喑呜叱咤之严。若先生者，庶几有德有言，为一代之儒宗者矣”^③。黄潛云：“（贯）读书博览强记，自经史百氏至于国家之典章故实、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纤余，才完而气充，事详而词核，蔚然成一家言。……晚益沉潜于理学，以为归宿之地。”^④

吴莱与黄潛、柳贯，同是浦江方凤弟子，似与北山四先生无涉。而黄潛之学，《宋元学案·沧州学案》则归其为文清学派门下，为义乌大儒石一鰲弟子。徐文清先生侨，是吕祖谦高足叶邦弟子，后才闻考亭之学。因此，黄潛

①② 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10辑，2011年，第192—243页。

③ 宋濂：《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潜溪前集》卷一〇，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④ 黄潛：《翰林待制柳公墓表》，见《黄潛全集》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25页。

学术正脉还在吕学，朱学兼之而已。

宋濂尝论黄潛之学云：

（濂）及游黄文献公门，公诲之曰：“学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二史为波澜；二史姑迟迟，盍先从事于经乎？”濂取而温绎之，不知有寒暑昼夜，今已四十春秋矣。^①

先生（潛）之所学，推其本根则师群经，扬其波澜则友迁、固，沉浸之久，犁然有会于心。尝自诵曰：“文辞各载夫学术者也，吾敢苟同乎？无悖先圣人，斯可已。”……今之论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不可正视，而部位整然不乱，至先生之独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②

可见，黄潛之学其实是以经为本而以史为纬，其所谓“以《六经》为根本，而以迁、固二史为波澜”。就其实质而言，则实与东莱吕氏更为相契。^③ 宋濂师从闻人梦吉、柳贯、黄潛、吴莱四人。这四人之学术，与南宋吕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他们或处草莱啸咏山林，或登仕途骋其才猷，各怀学术而博学于文，多识前言往行以涵养其德，会通折中古今之变以至于当世实用，其学旨要的实有得吕学之萃。宋濂与学友王祎等一起，以继吕学为志，“各以其本人之学问的博洽及其道德之修养的醇固，已然通过其本人的学术活动在实践着吕氏的经史并重、参乎古今之宜以寻绎道德性命之学术精神，浙东史学（吕学）传统在他们那里重新获得了充分的显化，因此他们亦共为明初浙东史学（吕学）之中兴的中坚”^④。

但是《宋元学案》编著者，还是把宋濂与戴良归入金华朱学一路。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中说：

① 宋濂：《白云稿序》，《濂溪前集》卷八，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

② 宋濂：《金华先生黄文献公文集序》，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3—1984页。

③④ 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10辑，2011年，第192—243页。